

周明 主编

# 当代百家散文鉴赏



周 明 主编

当 代  
百 家  
散 鉴 文 赏



陕西人民出版社

## ●周明 采诗

### 序

这里所选的中国当代散文，由于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专指大陆的散文，没有包括本应包括的台湾、香港、澳门的散文，所以在论述上，仍以大陆的散文为对象。

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到今天，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是在平静而渐进的过程中，迎接它的黎明，而很少像小说、诗歌那样，出现过热烈的论争。

尽管，进入80年代之后，中国散文已走出迷途，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重新回归于散文的本体，在题材的自由选择，在主题的容量与深度，在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在语言的弹性与力度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若在理论上不能对散文存在的问题予以探讨，并揭示其原因，仍不利于散文的振兴与繁荣。

当代散文之落后，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本来，中国散文的广大浩瀚，远非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能比拟。它包括经典的肃穆，庄列的想象，史传的笃实，唐宋大家左右逢源而高下皆宜，宋明小品乃另辟新径，其格调神韵对五四散文亦有影响；除此之外，还有汉赋的涌流，碑铭的

厚重，序跋文体的进退合度，奏议策论的清真雅正，乃至于水墨纸缘的题款，起承转合的尺牍——这辉煌而丰富的文化遗产，既让当代散文家们惊叹不已，又成为他们难以超越的一座座高峰。五四时期，暴霜露、斩荆棘，以尺寸之地而开创白话散文的作家中，无论是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鲁迅，还是朱自清、冰心、林语堂、梁实秋、俞平伯、许地山、徐志摩、丰子恺，他们之所以写出那么多美文，国文根底十分扎实，仍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当代散文家与之相比，国文根底之浅显，实乃一大遗憾。有人对钱钟书、唐德刚、余光中、李敖、董桥之散文惊叹不已，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觉得他们国文根底广博、深厚，令人仰慕而无法企及。有人叫喊，散文突破的途径，在于向外国散文艺术学习。岂不知，外国散文在总体上堪与中国相比乎？这样说，并非反对学习和借鉴优秀的外国散文作品，而是说对中国传统散文的继承，仍是一件严肃而认真的工作。没有对这一基本功长期而艰苦地培养，没有对现代文学史中各散文大家的研读，要想超越五四之美文，谈何容易？也许，正由于中国散文的古老、深厚与博大，当代散文的发展总是呈现渐进的情景。这仿佛也是必然中的一种常态吧？

二、散文家们献身于散文创作的执著而专一的精神，从总体上看，比起诗人与小说家，仍有高下多寡之分。散文创作，的确是个寂寞的事业。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电视、电影传播手段的普及，商品经济的剧烈冲击，以及丰富浩瀚的文学遗产，的确使散文这一最古老的文学样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先秦时期，散文艺术独占鳌头，称雄文坛，早已成为古老的神话。即使唐宋时期，散文与诗歌仍能平分秋色，亦早已成为美好的往事。甚至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散文书刊可观的发行数

字，亦成为昔日美梦。一部《雅舍小品》印刷版次突破百版的记录，恐怕在短期内难以再有。今天，一部个人的优秀散文集，初版能发行上万册，总是寥若晨星吧。面对散文创作的艰难局面和日益萎缩的市场，我们的散文家只有更多一份韧性与卓绝的努力，才能担得起历史重任。至于王安石运思作文啖其指而啮出血来竟全然不知的境地，张岱屏迹深山饥饿之余仍好弄笔墨的执著，我们只有深深的敬佩；至于李敖在狱中通读廿五史和百科全书，出狱后便把自己长期封闭起来而专事写作——这人间少有的壮举，更令人感慨万分。

三、人们已对朦胧诗或曰现代诗有了较为自觉而清醒的认识，然而，对现代散文（注意，这里所谓的现代，是借助文学艺术史中的“现代”一词，并与现代诗相对）的模式，还认识不足。现代诗人总是企图借创作行为来表现他自己所拥有的某些感受，把人类主观经验与宇宙客观事物之间的固有关系赋予一种新的意义。所谓赋予事物以新的意义，意指诗人能透识某一事物过去未经发现的新属性，以一种最适切的形象表现之。在语言上尽量摆脱逻辑与理则的约束，而服膺于心灵的自动表现。打破旧有的语言模式，经诗人创造性的重新排列、组合之后，而构成一种新的语言。有人在欣赏诗时永远诉诸一种“固定反应”，白云状必“悠悠”，青山色必“如黛”，而这种固定反应正是现代诗欣赏的大敌。然而，现代散文则不然：它的语言模式，在总体上仍建立在传统形式的基础上（但并不排除语言的独创和应具有的弹性），还要照顾读者的较多的固定反应，因为它所面向的读者较现代诗更为广大，对传统语法的“破坏”不敢放肆，而较为遵守；但它在内容的认识模式上又必须突破传统的散文框架，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姑且把它称之为“穿旧鞋

但必须走新路”，“本是旧瓶则要装新酒”。无疑，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统一，对现代散文之突破发展，重上新台阶，增加了不可轻视的难度。

四、散文理论家或散文家的散文批评，仍是蹑手蹑脚、战战兢兢，毫无批评前人的超越意识，这不利于散文的发展。对五四以来散文家的批评，仅仅限于批评所谓的杨朔模式，再不敢越雷池一步，更谈不上在“太岁”头上动土。对此，既缺乏勇气，亦缺乏扎实的理论准备，往往落在史笔之后，又谨小慎微不敢引进海外有见地的现有批评。

我们先引几段许达然批评台湾抒情散文时说的话：

提起这位才华横溢的“生命的信仰者”，就想到“我所知道的康桥”。但读这篇影响很大的散文后，很难想象康桥真正是什么，只觉得美就是了。他孤独逍遙凝望，陶醉里，他对康桥的了解是外表的，闲适里，他对康桥的描绘是浮夸的。

徐志摩说他要写康桥的“天然景色”和“学生生活”，但写的却只是他自己活看风景。康桥精华在大学，大学由各学院组成。他写一些学院却简短而肤浅，甚至错以为 Pembroke 学院在康河的 the Backs 边。对建筑史上里程碑的王家学院教堂，他只说它外表“宏伟”，若带读者进去看看，听听晚吟，一定更有韵味。对校园最大、名人最多的三一(Trinity) 学院，他只指出图书馆的拜伦像，但教堂内的牛顿像旁边还有诗人呢！他是那样讲究情调。但康桥的情调主要并不在自然景致，只是他不带大家去隔王家学院一条街的露天市场看看平民的生活罢了。康桥最可贵的该是学

术气氛，但在那里交游广阔而且读了很多书的他不提导师学生的抬杠，仿佛他们都出外看风景去了。徐志摩过分写意以致给我们一种对康桥偏谬的印象。而他看到的迷人“天然景色”之一，也就是文章末后几段，大家最熟悉的那部分，所描写的并不是康桥本地而是郊区。大家所朗诵的原来是文不对题的美丽——“我所感到的康桥郊外”！

许达然先生的批评，总算是一家之言吧。大陆文坛对徐志摩的作品，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未再版过。80年代重印后，大家崇拜之垂青之，模仿还来不及，谁可曾料到，大家所崇拜的东西原来竟是美丽的错误！

散文界仿佛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从总体上看，散文理论家们，往往走在散文家后面摇旗呐喊，常常是对其作品的欣赏与追认，并非高屋建瓴的指导。何以如此呢？真正的散文批评家，首先应是散文大家或高手，而非空头理论家。钱钟书、唐德刚、余光中、李敖、董桥、杨牧（王靖献）、琦君、许达然、林清玄之所以对散文理论与批评皆有独到的妙论，大概和他们本身都是出色的散文家分不开吧。散文创作之冷暖、甘苦，在他们悉埋于心，若升华为理论，便呼之即出。对于空头理论家们，那真是硬逼着公鸡下蛋呵。

五、散文出版与发表园地的缺少或窄小，也遏制了散文创作可能出现的繁荣及可能出现的大家。散文集的出版，与整个文学作品的出版，所占比例极不相称。据粗略估算，当代散文集每年出版册数，仅占到文学作品的百分之十左右，这同海外某些地区，散文集出版数占到百分之五十，甚至七十的情景，悬殊甚大。发表散文的专门刊物，同整个人口与作家及业余作者

相比，亦较为有限。



正是基于散文创作的现状，我们才对它投以偏爱，做了些编辑、选萃、鉴赏的工作，为散文振兴与繁荣聊尽微薄之力。

那么，我们所标榜而倡导的“现代散文”到底是什么呢？所谓现代散文，并非我们创造的新词，正是余光中早在《左手的缪思》、《剪掉散文的辫子》和杨牧在《现代散文》中所倡导的。这本来是援引“现代诗”之例而创造的新词。若用简练而形象的话来说，诚如余氏所言：“我所期待的散文，应该有声，有色，有光；应该有木箫的甜味，釜形大铜鼓的骚响，有旋转自如像虹一样的光谱，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每如撒盐于烛，会喷出七色的火花。”

应该补充的是，现代散文须学、须识、须情，所谓“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当然，真正的现代散文，单单美丽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还是内容，要有讯息给人，而且是相当清楚的讯息。

基于此，本书所选之文，较为注意其立体感、美感的密度，精致的结构（精致并不一定是指小巧的意思，也可以博大而深刻），主题的深广度，语言的弹性与力度，新颖的内容与清新的讯息。当然，兼而有之的散文，乃最理想。

我们对当代散文落后现状的论述，乃是宏观上的。这主要指个体作家之众多作品在整体上的不足，但并不排除个别作家创造出的一些或个别的上乘之作。这些上乘之作，亦大有一些令人惊喜的佳构，已自《背影》、《荷塘月色》、《白马湖之冬》的小天地里破茧而出，并展现出更新更高的风貌。唯其如此，我

们才对散文创造之未来寄于希望。我们所选作品，绝大多数为人们常说的所谓抒情散文，略有几篇游记、散文诗和所谓非抒情散文。从时间上看，大体是从 1980 年起至 1991 年 4 月为止。这期间的散文创作，我们认为仍有三大特色应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一，散文家们从中国艺术的精神与美学的本质上，对散文的把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文学、艺术是反映时代、社会的，但它们的反映，常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顺承性的反映；一种是反省性的反映。顺承性的反映，对于它所反映的现实，会发生推动、助成的作用。因而它的意义，常决定于被反映的现实的意义。西方 15、16 世纪的写实主义，是顺承当时“我的自觉”和“自然的发现”的时代潮流而来的。它对于脱离中世纪，进入到近代，的确发生了推动、助成的作用。然而，庄子的散文、苏轼的一些散文和晚明小品，则是一般士大夫在利欲熏心和专制政治压迫下，想超越到自然中去，以获得精神自由，恢复生命的疲困而产生的、这是反省性的反映。顺承性的反映，对现实有如火上加油。反省性的反映，则有如炎暑中喝下一杯清凉的饮料。过去的十几年，由于现代化建设、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合理化而带来的对人本身的异化，以及生活的繁忙、单调，乃至竞争、变化的剧烈，我们更需要炎暑中的清凉饮料性质的艺术散文。散文家们对反省性反映的自觉认同，已迈出了坚定的步伐。报告文学与散文的分道扬镳，以及我们所选的《论老年》、《花事》、《城市的日落》、《女孩子的花》、《紫藤萝瀑布》等，就是明证。

第二，散文家们在篇幅的把握上，表现出更大的自由和更严肃的追求。这一时期，的确产生了一些结构宏大的巨作，像杨绛的《干校六记》、周涛的《哈拉沙尔随笔》等，所创造出的

恢宏、雄浑、深沉而辽远的境界、气象，在当代文学史中几乎前所未有。同时，散文家们更注重在更短的篇幅中表现天地万物、喜怒哀乐。这些小品素质和文笔，皆相当可人，且轻松，洒脱，常于生活情趣中写出人生经验与哲理韵味来，全然是娓娓道来而绝无说教之嫌。

第三，对散文之抒情与非抒情的方向，有了更自觉的认定和追求。我们认为汪曾祺的话颇具代表性：“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本来，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倒是有人爱写非抒情的散文。钱钟书的散文、台静农的散文，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董桥的部分散文，皆可作如是观。然而，这一传统并没有被当代散文家很好的继承下来。现在，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有一些非抒情散文的佳作问世，这对散文创作的多元化，将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限于篇幅，我们所选散文篇数为近百家。我们深知，即使选上 200 家、300 家，亦难以囊括当代散文之精萃。这近百家中，老中青皆有之，且各具风采，各有千秋。然而，对于散文之腾飞，我们更寄望于中、老年作家。这不仅因为青年作家从本质上讲，更属于律动的诗歌，对散文的把握，仍在年龄上保持一段应该“冷却”的距离，还由于散文创作本身乃是长期积累的

过程，散文的发达，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朦胧诗人对散文创作的关怀和投入（像舒婷、杨炼等），资深教授与学者最终回归于散文创作（像季羡林、林非等），老作家使过了十八般武艺之后，最后仍钟情于散文（像巴金、冰心、孙犁等），——这一切，无疑，给散文界吹来股股清新之风；或许，他们才是为散文振兴与繁荣而推波助澜的角儿——我们将拭目以待。

1992年3月

# 目 次

序 .....	周明 采诗(1)
于 坚 秋天我在泸沽湖 .....	(1)
忆明珠 唱给豆腐的颂歌 .....	(7)
王英琦 写不出自传的人 .....	(13)
王剑冰 寂寥的田野 .....	(27)
王恩宇 啊,圆明园.....	(31)
牛 汉 缦绵土 .....	(35)
冯亦代 鸽子的漫步 .....	(39)
冯 牧 瀑布之歌 .....	(43)
冯骥才 灰空间 .....	(54)
刘白羽 罗马 .....	(61)
刘再复 读沧海 .....	(71)
刘桦园 椎 .....	(77)
尧山壁 理发的悲喜剧 .....	(83)
邢良俊 海天佛国记 .....	(89)
老 愚 跳跃的中国人的背影 .....	(95)
吕锦华 多雨的南方 .....	(99)
孙见喜 小品二章.....	(104)

<b>孙 莺</b>	星云月三赋.....	(110)
<b>朱谷忠</b>	女友.....	(124)
<b>朱 鸿</b>	再到墓地.....	(130)
<b>汪曾祺</b>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135)
<b>沈小兰</b>	莫笑它无知无觉.....	(145)
<b>严文井</b>	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 .....	(152)
<b>杜 宣</b>	狱中生态.....	(159)
<b>杜渐坤</b>	落叶.....	(164)
<b>杨 炼</b>	黄昏的威力.....	(167)
<b>杨闻宇</b>	登陵忆.....	(171)
<b>杨 绛</b>	老王.....	(177)
<b>苏 叶</b>	总是难忘.....	(182)
<b>李天芳</b>	雀巢.....	(196)
<b>李佩芝</b>	女儿没有回来的小镇.....	(202)
<b>吴泰昌</b>	红红的小辣椒.....	(208)
<b>肖重声</b>	俺婆.....	(214)
<b>何 为</b>	风雨醉翁亭.....	(224)
<b>佟鸿力</b>	走向原野.....	(229)
<b>余秋雨</b>	家住龙华.....	(233)
<b>阿 城</b>	父亲.....	(239)
<b>岑献青</b>	金色的回忆.....	(246)
<b>张友鸾</b>	胡子的灾难历程.....	(250)
<b>张立勤</b>	望不见望不见望不见.....	(261)
<b>张 洁</b>	拣麦穗.....	(268)
<b>张会鉴</b>	吃春记.....	(274)
<b>张抗抗</b>	埃菲尔铁塔沉思.....	(279)

张承志	北庄的雪景	(284)
张征平	凉台书屋	(292)
张爱华	在那个洪涛之夜	(296)
宗 璞	紫藤萝瀑布	(302)
庐 野	月下若尔盖	(305)
范若丁	夜嫁	(308)
林斤澜	春风	(314)
周 明	不落的星	(317)
周 涛	哈拉沙尔随笔	(328)
周同宾	一个人	(355)
周彦文	骆驼,一位古老的行吟诗人	
		(360)
罗强烈	城市的日落	(365)
采 诗	空荡荡的汉江	(369)
胡廷楣	昨天的海	(372)
赵丽宏	死之余响	(378)
俞 明	思乡的蛊惑	(387)
唐 敏	女孩子的花	(394)
流沙河	吾爱吾师	(401)
高洪波	柳桃花	(410)
郭建英	秋潮	(415)
郭翠华	内蒙情思	(421)
贾平凹	闲人	(431)
莫应丰	我的小鸟儿死了	(438)
谢冕	永远的校园	(446)
韩少华	大弥撒之思	(452)

- 彭 拜 婚后之恋..... (462)  
喻大翔 朋友..... (476)  
鲁 奇 颓波难挽挽颓心..... (480)  
舒 婷 花事..... (484)  
楼鑑明 惶惑三重奏..... (490)  
鲍 昌 西子梦痕..... (503)  
碧 野 我怀念的是牛..... (512)  
管 桦 曹雪芹和女性..... (519)  
穆 青 金字塔夕照..... (523)  
薛尔康 海光..... (529)  
默 然 高原黄昏..... (533)

## ●于 坚

# 秋天我在泸沽湖

现在是在高山上走，尘土已沉在下界，空气中透着蓝的寒气。路上挡着一排排荒草，很窄的路，刚刚够四只车轮小心翼翼地爬过。向下一看，头便发晕，仿佛站在 20 层摩天大楼的边边。峡谷底部是原始森林，像是一溜草地，金黄红紫的树叶，被秋日的阳光涂过，有一种印象派油画的韵味。一两只鹰，紧贴着谷底森林的树梢，平稳地飞行，像是从高山上放下去的黑纸风筝。有几个人，盯牢了司机，抓死车上的扶手，一生一死，须臾之间，全凭司机一双手把握了。他却坦然，和一个熟人，讲着闲话。极壮美的风景，极险恶的地势，人忘了呼吸，忘了思想，进入一阵永恒，不生不死，似死似生。

冷不防就看见了泸沽湖。心头一怖，冷气直钻后心。以为在生命中永远不会看见的东西，忽然就到了眼前。幽蓝的湖，在一样幽蓝的天空下，如高原群山忽然睁开的一只眼，闪着阴郁的光。湖边的山峰，阴森神秘，仿佛暗藏着一片杀机。我张开口，真想一声惨叫，喷一口鲜血。却停着，山风灌满了喉咙。这是一片生命之湖啊！世界再也没有归宿，没有天边外，一切都

已冷酷地呈现。

我走下山冈，穿过叮咚乱响的树林，走到湖边。湖不大，只是一个水库的样子。湖水极蓝，看不见底，像是一个处女的梦，叫你不敢用手去碰它。靠岸的水中，长着长发一般的植物，在水下开着白花，闪出珍珠般的光。阔大的叶子，像圣女的衣襟，飘飘忽忽。有鱼，瘦长的鱼和肥短的鱼，在其间走来走去。这是安徒生童话中的世界，我看不见它的深处。

湖中有岛，极美丽的岛。岛上多蛇，据说有人在岛上睡觉，给蛇压死了。悠间，一只水鸟腾空而起，白的；又一只，也是白的。一前一后，一高一低，在山的黑影中闪闪烁烁，宛如星子。见不到摩梭人。大树刨成的独木舟，三五横斜于水边，登舟弃岸，舟却不前，在水中打转，一阵慌乱，几乎翻进湖底。终于摸着门道，朝着湖心去了。心中却越来越怕，那水深得叫人害怕，蓝得叫人害怕，静得叫人害怕。仿佛有一只手，正悄悄地从湖底伸出。不敢再看湖水、拨转船头，拚命向岸，仿佛有东西追来。到得岸边，再看那湖，极静。

湖岸的高山，狮身人面，有一二巨洞，嵌在山眉。据摩梭人说，那是干木山，女神的化身。仰头视之，觉凶险已极，隐隐地，似乎听见虎啸，从暮霭中传来。赶紧回了住处。晴夜中，那湖银白一片，仍是如一只眼，望着黑的天宇，叫人想哭。

摩梭人的村庄，全是用优良的圆木搭成，呈深黄色，颇似阿尔卑斯山中的欧式木屋。进去，一院坝的烂泥。数头大猪，卧在当中。一头猛犬，昂头劲吼。被一女子的声音喝住了，抬头一看，见那女子，握一把木叉，站在屋顶，正翻晒包谷。低眼望我笑笑，指指里屋，屋里已摸出一位老妇人，穿着一身粗糙而干净的黑布衣裙，闪身让我进去。跨过膝盖高的门坎，眼睛